



袁小脩先生小品弁

詞

塤箎奇韻宋有眉山明興

爲弇州昆季文章稱二難

近則有公安袁氏篔簹谷

裡和鵲鴿之好音金粟堂

頭輝棠棣之花萼風流蘊
藉豈令白眉獨良故不獨
中郎振玉礪之墜緒小脩
亦嗣中郎之微音居平角
勝于火攻矜才于絮起揮

塵運毫輒欲後來居上然
其間爽皚之氣飄逸之韻
新穎之思尖利之舌固猶
然兄弟也既選中郎小品
復取小脩珂雪齋集選之

瑤聯璧綴賁有奇光瓊貫
瑤繩瑩生異色惠連春草
之夢直與靈運寤寐通矣
想亦天地間氣旣鍾于蜀
復生于吳又必鍾于楚居

中以呼吸兩地乎八士無
文兩曹豆燃知不足奇也

壬申冬至日武林陸雲

龍題



翠娛閣評選袁小修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阮集之詩序

○○○助道品

○○○苦海序

○○○程申之文序

○○○殷生當歌集小序

○○○翁承燾文序

○○○龍湖遺墨小序

○○○陳無異寄生篇序

○○○南北遊詩序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壽孟溪叔五十序

記

○○○箕簞谷記

○○○清陰臺記

○○○爽籟亭記

○○○楮亭記

游記

○○○游石首繡林山記

○○○游西山記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十

翠娛閣評選袁小脩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傳

○○○一瓢道士傳

○○○萬瑩傳

碑

○○○創立黃栢庵田碑

○○○重修寂光寺碑

墓誌銘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贊

○○○顧生覓贊為題

○○○大士贊

○○○潘生覓贊為題

○○○吳正子像贊

書跋

○○○書青蓮庵冊

○○○書月公冊

○○○書雪箏冊後

雜著

○○○禪門本草補

尺牘

○○○寄六侄

○○○寄四五弟

○○○寄八舅

○○○與丘長孺

○○○與梅衡湘

○○○寄梅長公

○○○寄君御

○○○寄陶不退

○○○寄同字

翠娛閣評選袁小脩先生小品卷一

公安袁中道小脩著

仁和全汝棟漢卿選

錢塘陸雲龍雨侯評

○○○阮集之詩序

退之起八
代之衰恐
亦堪比

國朝有功于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
為主力塞大曆後之實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為之
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
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
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為主始大暢其

便是歷下
功臣

學孔非孔
最恨是襲
迹者

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爲
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
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
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
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
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
郎也哉。每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
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
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

詩訣

作詩所難

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
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
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
囂。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于
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
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
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
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脉。所以相
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微集之其

誰與歸。

轉風氣之人。便是壞風氣之人。沿之者。壞之也。而助中郎詆歷下之人。便是壞中郎之人。以其皆無目。無骨。而為詭隨也。此序小脩。煞有公道。煞是善衛中郎。

助道品序

損字妙有
所損便存
所進

山水之樂。能濯俗腸。飛仙之語。能損塵機。厭苦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能興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觸目沃心。漸除熱惱。不論唐文。枕策正史。稗冊有見。即入都無紀律。惟繁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霞。俗情是非。有點松石。自有流布。姑從刊落。自萬曆丁未為始。日有增加。動遊靜止。無息不陳。道人之樂。孰有加焉。

三者道果

袁小傳集
損塵濯俗。歸之理。聳之懼。入道何難。不必腐頭
中幾句。朱程也。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
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
亦漸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熾。睹廣
柳則謀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幹旋
之法。是以修行之人。常處逝多林中。借其無常之
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崧
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
而世目之。為癡。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

一服清涼

取古今詩篇。閔生傷逝之語。都為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燦之時。而一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為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須廣其傳。以救眾生之熱惱。實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已酉秋日。鳧史袁中道書于舟中。

先掬以苦海。後掖以助道品。可令人名利之心欲輕。

程申之文序

有一不隱之心。無論才與時矣。

申之既得嶺中。山水幽蒨。謂予曰。予將買之而隱。子笑曰。子非隱者也。子之文清而貴。綺麗而無枯槁之氣。實金華殿中語也。豈山中之人哉。子有可。以棲隱之地。而時不當隱。心不肯隱。其才又不。容。隱。然則此一片地。終當付之山樵野老。鶴怨而猿啼。有日也。予故曰。子非隱者也。夫豈惟嶺中不能。畱申之以隱。而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發靈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今申之此篇。皆嶺中之所得。

如是嶺中乃捷徑

也果不可隱耶。數年之後。予以瓢笠入黃山。取道
洪中。欲於是處覓申之也。豈可得哉。謹書之以券。
靈氣磴礪繚繞。山歇雨而生氛。林滯烟而拖練。

殷生當歌集小序

不肖不才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爲。而。求。之。則。近。正。否。則。近。衰。

亦是可憐

可痛語

丈夫心力強盛時。既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逃之。
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楊
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
磨之耳。亦情語也。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子

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志于時。既不同縉紳。
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縷閒適之趣。復塞
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豈不苦哉。其語卑卑。益

是

才人一席
自不可令
惡少混入

題序

可憐矣。飲酒者有出于醉之外者。也。徵妓者有出于慾之外者。也。謝安石。李太白。輩豈卽同酒食店中。沉湎惡客。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不可不辨也。雖然。此亦是少年時言之耳。四十以後。便當尋清寂之樂。鳴泉灌木。可。以當歌。何必粉黛。子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尚栩栩也。殷生負美才。其落魄甚。子宜其情無所束。而大暢于簪裾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傳其美人。此集

之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子。必當去三闌而杖孤簾。模寫山容水態。從予于碧水青山之間。日可俟矣。予淬眼望之矣。酸腐居士袁中道書。

英雄有託而逃。非英雄不識。然左琴右書。名教不有樂地乎。雖然。恐又爲酸腐之續也。

翁承媿文序

予已酉遊秣陵結冶城大社皆海內名士承媿與焉是時予氣尚銳筆尚銛視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復落春官自此後頻遭患難遂棄而入山有看雲聽水爲工課間一爲時義忽忽如夢中語逐隊入棘直遊戲耳反見收於當事此殊不可解承媿氣之銳筆之銛百倍于予頻年得賢書則先覓承媿名竟不可得心尤惑之邇者予南歸偶晤于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見示骨愈健才愈藻穿

心出脅視昔有加焉。承媿酒間慷慨悲歌。欲舍此
毛錐持弓矢立功塞上。予悲之壯之。而因決承媿
之必遇合也。何者。予昔惟河清之不可俟。故有披
髮入山之志。承媿今亦惟雄心之不可降。故作投
筆從戎之談。此皆厭于局中。已極而欲逃于局外
者也。欲逃于局外。無兢兢必得之心。故其神反閒
而其機反活。所謂採寶種樹。獲于無意者。非此類
耶。予是以決承媿之必遇合也。獨不聞賈堅之射
中乎。曰。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今正可中之。夫能

使之不中者。豐于力而踰其的也。惜吾力以俯就
的。何難一雋予親試之矣。繼予而起者。必承媿也
夫。

鼓舞承媿矣。却亦甚排調世之具眼者。

世好為嫉
為且奈何

兩人定目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為人性無忤害樂道人善宜無軋於世
矣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後萍飄
嶺海僅得生還訊所以致禍之故而多不可解豈
亦命數適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子瞻也才與
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忤害
處大約與子瞻等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
舌端筆端真有以犯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予
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符下之後半入蛟宮其臨

鬼識之不
謂暴秦乃

愚亦何益

池揮灑之餘。為人藏于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為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其書。不數年盛傳于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遠矣。諸刺之餘。其隨意游戲楮墨間。往往秘藏於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尚未經人耳目者。真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嘖為佛事。少不受其詞。斥者而待道甫。溫然惟恐傷之。則道甫為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

愚亦何益

愚者適生
好者之名

馴而見人。一長即抽揚。不容自已。如予之麓疏。尚憐。而以國士遇之。況道甫乎。昔子瞻集行之巢元修。王子立于歛。潘邠老輩。皆得托以有聞于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若予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不可謂不幸也。因喜而為之引。

文字亘古不磨。便消得以一生。偃蹇償之。然廢其身不能廢其文。奈何。請以質媚嫉者。

○○○陳無異寄生篇序

淡為濃根
而勝濃一

六一居士云。風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
 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則別有
 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于豔冶濃麗之外。春之盜
 盜。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于風霜
 冰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為萬卉冠。故人徒知萬物
 華于溫燠之餘。而不知長養于寒洩之時者。為尤
 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處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
 風霜冰雪之氣。即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夫計窮

必有志方
受琢磨

慮迫。困衡之極。有志者。往往淬勵磨鍊。琢爲美器。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機逼極而通。而知慧生焉。卽經世出世之學問。皆由此出。而況舉業文字乎。吾友無異。少遭困阨。客寄四方。益自振下。惟發憤窮極。苦心發爲文章。清勝之氣。迥出埃壒。若葉落見山。古梅着藥。一遇慧眼。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予每會無異于長孺座上。嘿嘿而親之。私自念此。非經風霜冰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古人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

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吝爲之。怯爲之。不亦多乎。無異當天。下之難者也。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券無異焉。

人得天分者少。資學力者多。困阨學問之資也。此序不直。可鼓無異之氣。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卽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苗。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闇然而無色。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

無骨即靡
無趣不活

兄弟出爲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莊語謔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

善于模趣

不獨高才奇氣為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
 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真真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
 塵空氣真有過人之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
 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即者以故中郎于諸君子
 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蓋染香潤
 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于秦太虛中郎亦以
 為然孝若年尚壯精于舉子業獨不肯數入場屋
 日蓬首垢面項帶竹篾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
 丈夫所為以故至門牆復不于不入者屢屢追最

英雄歲拙
 耶實厭苦
 而逃也

後為廣文自謂嘗鼎一臠非欲充腸能具入口饘
 粥即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
 得意已買得一舟自拚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茹間
 孝若少涉宦途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
 託跡廣文其先便已不能不作弄蛇兒矣即此
 數語已露孝若之骨見孝若之趣

落筆便具
不平之慨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操。命不值。則不亨。此非人力也。南唐
馮贇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豈惟事科

舉。卽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予邑。百

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城郭。前時

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中。自賑之。小

民輒公發富民廩為盜。不可治。侍門吏胥公力搜

剔。然奸猾山積。公為民曰。以羸瘦貧次骨。天變人

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遊。以為可以稍行其志

既貧次骨
矣何得不
罷

固是今之
樞宦

無聊之解

矣。而卒不伸非命也。歟。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滿意。則譙訶隨至。以為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謹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圯。倉廩虛。猾民反噬。盜賊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撫凋瘵如赤子。進之衽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見者也。寘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憾。公獨不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于乙卯。夢人曰。首春官則仕。以此屢誦。至丙戌三十餘年矣。不得已乃宦。得公安時為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

公安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驗歟。考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為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嘆之矣。

更可憤

寒泉碍石。淒咽難流。病葉吟風。呶嚅欲下。

○○○壽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土薪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鑠郭椒倍之有別館貯伎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啻焉村里

華亦豪縱

蕭寂多溪刻甕牖之子誰與享此者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喜自適善治生歲以其餘費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人精力強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閒物真可付祖龍鵲倉

何必桃源
可以避俗

諸公當于何處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卽面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跼跼水中。始憶之。幸而功成。卽以爲過少遊矣。然年老貪功。不寘觀其橋一足。而視戰鬪。亦殊可憐。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膏腴。先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卽了公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晏笑而已。後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書來。皆云任宦若甚。機關械其內。禮法束其外。不似

亦韻不是
痴叔

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子爲博士弟子。每入試頭。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真天上人。叔且百歲。此別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第不知如侄輩者。何時得擲却經生事。奉杖屨於湖山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叔日來愈知調馬。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上。一鞭競指湖上。若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復還。下馬振衣。顧予及諸客曰。何如。遂相牽入中堂。痛飲達旦。世間有此快樂。豈似伏波老而方悔遇之便當。

把臂入林矣。雖然終恐不似其豪。不能不借經生爲資生。必至如其五十。或付之無可奈何耳。

○○○篔簹谷記

篔簹谷。週遭可三十畝。皆美竹。門以內。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橫半之前。以木香編籬。植錦川石數丈者一。芭蕉覆之。有木樨二株。皆合抱。開時香聞十餘里。贍葡萄黃白梅各二株。有亭。顏曰襍華林。旁有室曰梅花廊。總以竹籬絡之。而籬外之前後左右。皆竹也。于籬之西。襍華林之後。有竹徑百武。又芟去竹一方。縱可三十丈。橫二之有一。亭三楹。顏曰淨綠。後有堂三楹。名曰籜龍。其後爲燕居小室。

其樂可想

總以墻絡之。而墻外之左右前後皆竹也。于墻之西。淨綠亭之後。又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衡半之。種黃柑四株。皆合抱。歲得柑實數石。甘美異他柑。有亭曰橘樂。亦以籬絡之。而籬之前後左右皆竹也。竹爲清士所愛。然未有植之幾數萬箇如予竹之多者。予耳常聆其聲。目常覽其色。鼻常嗅其香。口常食其笋。身常親其冷翠。意常令其瀟遠。則天下之愛享此竹亦未有如予者。若飲食衣服織毫。不相離者。予旣以腴田數百畝。易之王氏。稍與中郎管谷云。

綠川千畝。可容饒太守。人中却隱兩才人。一片綠陰更奕奕。有清氣。

描寫位置令人神往。

○○○清陰臺記

境界清絕

長安里居左。有園多老松。門內亘以清溪。修竹叢生。水涯過橋。槐一株。上參天。孫枝皆可爲他山喬木。其餘桃李棗栗之屬。鬱然茂盛。內有讀書室三楹。昔兩兄與予同修業此處。兩兄相繼成進士。舉家皆入城市。而予獨居此。夏日無事。乃于溪之上。槐之下。築一臺。臺爲青槐所覆。日影不能至。因名之曰清陰。而招客以樂之。雖無奇峯大壑。而遠岡近阜。鬱鬱然攢濃松。而布綠竹。舉凡風之自遠來。

劉處玄

者。皆。宛。轉。穿。於。萬。松。之。中。其。烈。燄。盡。而。後。至。此。而。又。和。合。於。池。上。芰。荷。之。氣。故。雖。細。而。清。冷。芬。馥。至。日。暮。著。兩。重。衣。乃。可。坐。俯。觀。魚。戲。仰。聽。鳥。音。予。意。益。欣。欣。焉。大。呼。客。曰。是。亦。不。可。以。隱。乎。

亭亭清韵芰荷獨嫋于風中

○○○ 爽籟亭記

泉石亦非
殊心可領

玉泉初如濺珠注為脩泉至此忽有大石橫峙去地丈餘郵泉而下忽落地作大聲聞數里予來山中常愛聽之泉畔有石可敷蒲至則跌坐終日其初至也氣浮意囂耳與泉不深入風柯谷鳥猶得而亂之及瞑而息焉收吾視返吾聽萬緣俱却嗒焉喪偶而後泉之變態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鷗絃鐵撥已如疾雷震霆搖蕩川嶽故予神愈靜則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蕭然冷

交相爲功

然。浣。濯。肺。腑。疏。滄。塵。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
故。泉。愈。喧。則。吾。神。愈。靜。也。夫。泉。之。得。予。也。予。爲。導。
其。渠。之。壅。滯。除。其。旁。之。草。萊。汰。其。底。之。泥。沙。濯。足。
者。有。禁。牛。馬。之。蹂。踐。者。有。禁。予。之。功。德。于。泉。者。止。
此。耳。自。予。之。得。泉。也。舊。有。熱。惱。之。疾。根。于。生。前。蔓。
于。生。後。師。友。不。能。箴。靈。文。不。能。洗。而。與。冷。冷。之。泉。
遇。則。無。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風。之。隕。敗。
籜。泉。之。功。德。于。我。者。豈。其。微。哉。泉。與。予。又。安。可。須。
臾。離。也。故。予。居。此。數。日。無。日。不。聽。泉。初。曦。落。照。往。

亭又有功
德于人典
泉

焉。惟。長。夏。亭。午。不。勝。爍。也。則。暫。去。之。矣。斜。風。細。雨。
往。焉。惟。滂。沱。淋漓。偃。蓋。之。松。不。能。蔽。也。則。暫。去。之。
矣。暫。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謀。之。山。僧。
結。茅。爲。亭。于。泉。上。四。寘。軒。窓。可。坐。可。卧。亭。成。而。嘆。
曰。是。驕。陽。之。所。不。能。驅。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與。
明。月。而。偕。來。逐。夢。寐。而。不。捨。吾。今。乃。得。有。此。泉。乎。
且。古。今。之。樂。自。八。音。止。耳。今。而。後。始。知。八。音。外。別。
有。泉。音。一。部。世。之。王。公。大。人。不。能。聽。亦。不。暇。聽。而。
專。以。供。高。人。逸。士。陶。寫。性。靈。之。用。雖。帝。王。之。咸。英。

韶武猶不能與此泠泠世外之聲較也。而況其他平。予何幸而得有之。豈非天所以賚予者歟。于是置几移襪。窮日夜不捨而字之曰爽籟云。

松風澗水原不可一日去耳。何妨作三日臥哉。得于泉者深。故津津乎有會。

○○○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你看堆藍之山色。俯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菴。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鬻得。旦晚市木修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峯巒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遣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淨。豈非福耶。二三月內。此中山色泉

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清心冷致濯濯言表。

○○○與丘長孺

前梅長公來得手教。知今春必入都。但恐西卿回
又當有一段聚首之趣。未能頓行耳。弟春試事不
知若何。若非貴客。卽遊客矣。趣此色力強健。偏探
名山勝水。亦是快事前書說謙光最妙。然弟自覺
往日涉世。全是些客氣。近日氣稍平。故人謂之謙
耳。蓋資質冲和我。遠不如長孺及西卿。卽已亦甚
受累。今將許多出頭勝人意思。漸漸銷融。便覺偃
旗息鼓。有許多太平氣象。此長孺十年前學問。我

自少年氣短

建旗鼓猶是客氣未

乎

亦堪痛哭

至此益令
大思謙嘿

今方到之。我之不及長孺遠矣。天下多事。有鋒穎者先受其禍。吾輩惟嘿。惟謙。可以有容。繁華氣微。山林趣重。終當伴中郎于村落間耳。前往拜李長者墳。泣然欲涕。龍不潛鱗。鳳不戢羽。何言哉。兄家事不知近日若何。畜聲妓一事。甚能縛人。木為行樂設。然却有許多苦。即防閑一念。費心已甚。真不如開後閣。縱之耳。何如。

殊多悟後語實歷語。唯實歷自悟亦悟。方有實歷。

○○○遊石首繡林山記

勢亦滿拜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右者。勢常約結不舒。至西陵以下。北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皆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洄湧直下。注射拳石。石嶢嶢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漉漉淅淅。劈之為林。蝕之為窟。銳之為劍。戟轉之為虎兇。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聲健鷲。隨其洗磨。簸蕩之來。而浪返濤迴。

續石之功

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嚙骨理而動巖齧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為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躋其顛望江光皓淼黃山如展旆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睇之或形如鐘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為用予嘆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

文如是成可匹金石不朽

為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玄德娶孫夫人于此石被綈錦故名其下即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秘季清會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始如脫峽泉既如千頃瀾隨觸生情予瞻萬斛泉源豈得獨擅

開道

○○○遊西山記

出西直門。過高粱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蒹藻縈蔓。鬣走帶牽。小魚尾游。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刹相接。綠葉穠鬱。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閘。聽水聲汨汨。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濶。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爲勝處矣。憩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柏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峯。縈抱屏立。積

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襍以畦田叢翠之中
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
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習農事日已西見道人
執畚者插耒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
塍間水田浩白群蛙偕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
見此者三年矣夜遂宿焉。

絕是一幅江南好畫圖恐所見未必如所記也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
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
射沸水結雪滙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珂如
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河
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
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齒相次間以獨木
爲橋跨之濯足沁涼人骨折而南爲華嚴寺有洞
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

可是琉璃
世界

樹理南湖
一片明可
將此

兀奮怒。皺雲駁霧。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後有
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
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天
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
聲百嘯。襍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
山將窮處。有菴高柳覆門。流水清激。跨水有亭。修
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
源。卽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雲林後身何模寫淡且遠也。

小脩記多以致勝。每一批輒意遠而神徂。

○○記三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柳市花弄田疇畛畦
間見峯巒迴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
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遐青松夾道
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巖爲刹高傑整
麗憇左側來青軒盡得峯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
林木綉錯伽藍基布下見麥疇稻畦潦壑柳路村
庄疏數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撮其勝會華棖金
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居失穢都之瓦礫茲刹

有勝境難
久之感亦
有人天
五出之快

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佩接軫，遺釵墮簪，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無丘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澤之瘴息心，望岫然，要以數十年之後，碧蝕於蛛絲，堦砌於苔蘚。游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自於今日也。

山中不可無點綴，不可過點綴，不點綴則荒涼，過點綴則俗。此應是過于點綴者。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山噴吐冰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于廊下，激聒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為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燦人目睛。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于左，羣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潑，遊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閒寧寂。毋

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脉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鏗馬水車之聲。迸入于溪。其刹宇宏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白則刹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雅有清韻。

○○○記五

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臥佛。峯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鏤幹鏦枝。碧葉虬結。紆義廻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瘿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

可憐枯樹
賦不及

聲殿墀周連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晏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其名。或云娑羅樹。其

各為標出
勝境

葉若款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
可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當以老樹古怪
為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
寧可居臥佛焉。

描寫大樹。馮將軍不勝借蔭之想。

○○○記六

名寄

背香山之嶺。是謂萬安山。刹菴綺錯其中。有寺不
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青天雨。則
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麓。洞
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
松栢千株。虬曲幽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
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
了了可指。其郊暘之林烟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
峰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即為

登睡入門。卽爲梳篲。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栢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客子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子遂與王子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亦當以樹勝。此則以聲。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於二十時。卽泛長江。歷吳會。窮覽越嶠之勝。北走塞上。登恒山石脂峯。望單於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華。世機未息。冶習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聽碧流。然又未能忘絲竹也。必如安石之載携。聲妓盤餐。百金康樂之伐木開山。子瞻之鳴金會食。乃慊于心。而勢復不能。則雖有山石。

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躰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為資糧。以禪悅為姬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烟巒之窅窳。突兀聽水聲之幽閒。涵澹欣欣。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都人士所為聞而不及游。游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履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若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水。山自西山始矣。

豪遊清賞兩不相妨。不爾山靈恐笑其寂寂。

國

